H. H. MU
CHINESE LIBRARY

王文恪公集卷之三十四

震澤　王　鏊濟之　著
吳興　朱國楨文寧　訂
雲間　董其昌玄宰　閱

雜著

春王正月辯

春秋書春王正月左氏曰周正月也建子非春而以為春為胡安國之學者曰以夏時冠周正書王正者存周之正冠以春示行夏之時之義也是為改月不

改時夫改月不改時時則夏也月則周也上下不相
值寒暑不相蒙下之所求將安從從夏乎從周乎聖
人書法不當如是之悖戾也爲蔡九峰之學者曰商
周所謂正朔者以是月爲歲首朝會聘問頒曆授時
於是始焉耳時不改月亦無改也詩言七月流火六
月徂暑周禮正月始和呂覧月令中星皆與夏正合
前乎商之建丑也其書即位曰元祀十有二月後乎
秦之建亥也其書始建國曰元年冬十月曷嘗改乎
是說也於經史合矣其如春秋之所書何桓八年冬

十月雨雪僖十年冬大雨雪桓十四年春正月無氷
成元年二月無氷莊七年秋無麥苗定元年冬十月
隕霜殺菽則何以為異而書之左傳僖五年正月日
南至禮記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
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又將何以通之且時月既不
改矣孔子告顔淵何必曰行夏之時賈誼於文帝時
何必請改正朔乎為孔安國鄭康成之學者曰商周
之正朔非獨改月時亦改也後漢陳寵傳冬至陽氣
始萌天以為正周以為春十二月陽氣上通地以為

正殷以為春十三月陽氣已至人以為正夏以為春
三微成著以成三統是說也於春秋所書合矣其如
諸經有不合且天時人事有不便守曰惟其不便故
孔子不取不然何獨取於夏時哉是其說之不一儒
者昔之以為千古不決之論愚嘗反覆求之而得其
說夫商周有天下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以新天下
之耳目也安有不改月可改時獨不可改乎夫春夏
秋冬之名安始哉亦聖人始名之建子之月一陽所
始獨不可為春乎午未之月陰氣所始獨不可為秋

乎冬夏亦然商周既以是新天下之耳目而天下習於夏正已久且天時人事為順故行之官府則從時王之制民間所行猶多從夏春秋所書朝廷之正也諸經所載或因民間之舊乎汲冢周書云亦越我周王致伐於商改械以垂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巡狩蒸享猶自夏焉且周禮有正月又有正歲周時二王實兼行之矣何獨民間哉曰是義也曷從受之曰受之孔子春王正月孔子之所書行夏之時孔子所以告顏子也

獲麟說

春秋何以終於獲麟杜預之言曰感麟而作因以爲終也予以爲不然孟子曰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世衰道微孔子懼作春秋孔子傷當世之亂爲萬世法戒而作春秋也豈獨爲一麟哉假而麟不至春秋將不作耶鄭衆賈逵服虔謂孔子自衛反魯修經已成麟感而至胡安國亦曰簫韶作而鳳凰儀春秋成而麒麟至余又以爲不然孔子嘗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傷不得致此瑞也

孔子删詩定書繫易正禮樂功亦至矣不聞有所謂瑞獨春秋成而麟至乎假而麟不至春秋將何所終耶且既為瑞矣又見獲於鉏商何哉然則春秋曷為以是終吾以為紀異也春秋書災不書瑞麟者聖王之瑞也時至春秋亂臣賊子接跡于天下日食星殞地震山崩水旱霜雹六鷁退飛鴝鵒來巢多麋有蜮史不絶書斯時也麟曷為至哉不當至而至焉茲瑞也所以為異也有年大有年祥也非所有而有焉則為異麟祥也非所至而至焉則為異楚狂之歌曰鳳

兮鳳子何德之衰茲其麟之衰乎雖然麟爲聖人出也爲巳出而傷焉孔子其有感乎吾道其終不行乎所謂吾巳矣夫者故以是終焉

河源辯

客有問河源者王子曰是非予所及履也雖然予以爲必出於崑崙曰子何以知之曰予以理知之山與水同原天下之山起於崑崙天下之水出於崑崙無疑也曰子不聞乎昔元世祖欲窮河源遣使行四五千里至吐蕃朶甘思西鄙有曰火敦腦兒者華言星

宿海也有水百泓望之如列星此河源也踰崑崙二十餘日矣予曰西域之跡發自張騫騫所歷諸國甚久且遠東漢之世大秦條支安息至於海濱四萬里外重譯貢獻班超遣掾甘英窮臨西海而還皆未覩所謂崑崙也何元使得之易乎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去嵩高五萬里外國圖云從大晉西七萬里得崑崙之墟今元使行不及五千里云已踰之何崑崙之近乎自昔言崑崙者皆在西北元使所圖乃在西南何也然則元使所謂崑崙者果崑崙乎所謂星宿海者

果河源乎未可知也爾雅云河出崑崙虛色白并千七百川色黃山海經云崑崙之丘河水出焉東南流注於氾天之水洋水出焉西南流注于醜塗之水黑水出焉西流注于大杅淮南子云崑崙之墟河水出其東北陬赤水出其東南陬洋水出其西北陬雪山高五百由旬山頂有阿耨達池池東有恒伽河從象口出共五百河流入東海南有新頭河從牛口出共五百河流入南海西有愽叉河從馬口出共五百河流入西海北有斯陁河從師子口出共五百河流入

北海康泰扶南傳曰恒水之源出崑崙有五大源分流爲諸水洛書曰河自崑崙出於重野逕積石爲中國之河張騫云于窴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古書所紀先後一轍豈皆不可信而元使獨可信乎曰爲其得之親見也曰古之至人夫獨非親見鑿空以欺後世乎釋氏生於天竺穆王宴於瑤池夫豈非親見乎而疑之也然則元使其誣乎曰吾嘗考之河有兩源一出于窴一出崑崙之墟且漢使亦嘗窮河源矣

謂出于寘其山多玉石采来天子案古圖書名其山
為崑崙然非古所謂崑崙也元使所見其殆是乎若
崑崙之墟彼固未之覩也且天竺諸國有身熱頭痛
之坂縣度之阸熱風夏雪毒龍惡鬼猛虎獅子之害
元使亦嘗歷此乎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
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
瑶池淮南子載崑崙之上有木禾珠樹玉樹懸圃閬
風十洲記謂弱水繞之上有金臺玉闕之類元使亦
嘗覩此乎雖其神怪恍惚不可盡信而河源之出於

是不可誣也近有佛圖調者謂鍾山西六百里有崑崙郭璞謂別自有小崑崙也則崑崙固非一乎曰崑崙之遠近不一然則河源惡乎定曰水經云崑崙在西北河水出其東北陬東南流入渤海其一源出于寘之南山北流與葱嶺合東注蒲昌海郭璞云河出崑崙潛行地下至于寘國復分流歧出合而東注鹽澤復行積石為中國河此定論也予見近世之論河源者每以一夫之目廢千古之論故為之辯

性善對

秉之問於拙叟曰自昔言性者多矣至孟子而定至程子朱子而明後世言性者不能易也子亦有異聞乎曰無以異也子思子曰天命之謂性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易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是皆性善之謂也吾又何言乎曰性吾知其善也其所以善吾不知也子其有以喻之曰而欲知而之性之善乎盍反而內觀乎寂然不動之中而有至虛至靈者存焉湛兮其非有也窅兮其非無也不墮于中邊不雜於聲臭當是時也善且未形而惡有所謂惡者哉惡

有所謂善惡混者或惡有所謂無三品者哉曰性惟虛也惟靈也所謂仁義禮智者必從生曰性其猶鑑乎鑑者善應而不留物來則應物去則空鑑何有焉鑑無有而能有其有者也曰性惟虛也惟靈也則惟其善者也而惡安從生曰其生於蔽乎氣質者性之所寓也亦性之所由蔽也氣質異而性隨之譬之珠焉隊於澄淵則明隊於濁水則昏隊於污穢則穢隊於澄淵上智是也隊於濁水凡庸是也隊於污穢下愚是也故曰氣質異而性隨之曰朱子曰氣以成形理

亦賦焉天果物物而付之耶曰天地間腷塞充滿皆氣也氣之靈則性也人得氣以生而靈隨之譬之月在天物各隨其分而受之江湖淮海此月也池沼此月也溝渠此月也坑塹亦此月也豈必物物而授之亦隨其所受而不同曰所謂虛靈者果性乎是心也非性也曰子以心性為二乎心者月之魄也性者月之光華也情者光華之發于物者也非有異也曰子之言性也與諸儒同而亦有不同焉者將非韓愈氏所謂襍佛老而言之者乎曰非也孔子曰心之神明

又論性

讀墨

始吾讀孟子而知楊墨之害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而拒之甚嚴已而讀韓昌黎集有曰儒與墨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則曰韓子排佛老者也胡進墨如是而以為糠及今滑墨子讀之有所謂上賢明鬼兼愛非樂節用其詞循循然若與吾儒不異且勤以大禹為準然後知韓之取之不為無據而

頗疑孟子為過旣而思之古之所謂異端者非皆抗
然與吾道為敵而自外于吾儒也其始盖亦竊吾道
之似以文其說特其用意過當有毫釐之差韓子盖
濶畧其毫釐之失而取之取之於以見韓之大孟子
辨析毫釐之際而闢之闢之于以見孟之正二者皆
不為無見而孟氏嚴矣然墨子又有所謂非儒者則
抗然與儒為敵而自外于正則疑非墨之本文也盖
墨之徒相里勤五侯之屬為之莊子所謂俱誦墨經
而倍譎不同者乎不然韓子安得取之然其始不絕

其流必至於汎濫之後有所謂佛氏者出焉熾然駕其說謂與孔子並且將舉天下而從之所謂涓涓不絕必為江河於乎吾于是而後知孟氏之慮之遠也

書皮日休集後

予觀襲美與魯望倡和跌宕恠偉真所謂兩雄力相當者及讀其集所謂文藪者亦多感慨激昂六歲有檢身勅己之志反招逐灟有抑邪扶正之志鹿門隱書有閔時病俗之志七愛三羞有傷今懷古之志文

中子碑配享昌黎請孟子為學科又幾於知道者及讀唐書則曰黄巢入關以為翰林學士朱子綱目亦書之驚曰龔美乃至是耶讀其文未嘗不悲其志壯其詞惜其遭時之不幸也守之不固也而以為恨曾不得與王維鄭虔為伍一日覽陸務觀謂南集曰龔美晚遯吴越死焉有子光業為吴越相四世孫公弼在慶曆間名士也方吴越時中原隔絶乃有妄人造謗謂龔美暨鄭巢賊宋景文喜取小說入正史公弼書欵辯之於朝不及而卒夕師舜史子良墓志亦云

曾祖曰休避廣明之難徙籍會稽及錢氏王其地遂依之官太常博士贈禮部尚書則其事益信矣於乎龔美千載之冤至是始雪矣不獨雪龔美之冤亦以雪吾儒之恥也曰南部新書亦載巢令日休作讖語有巢頭三屈律之語遂為所害何耶此亦傳聞之語也然亦可見其不屈於賊矣曰後之為史則何如曰所聞異詞所傳聞異詞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此春秋之法也

答問

或問十二辰所肖何謂也曰是非吾儒之所講也雖然嘗聞之於人二十八宿分布周天以直十二辰每辰二宿子午卯酉則三而各有所象女土蝠虛日鼠危月燕子也室火猪壁水㺄亥也奎木狼婁金狗戌也胃土雉昴日雞畢月烏酉也觜火猴參水猿申也井木犴鬼金羊未也柳土獐星日馬張月鹿午也翼火蛇軫水蚓巳也角木蛟亢金龍辰也氐土貉房日兎心月狐卯也尾火虎箕水豹寅也斗木獬牛金牛丑也天禽地曜分直于天以紀十二辰而以七曜統

此十二肖之所始也敢問納音何謂也曰天干地支互相綜遇則無專一之統故立納音之法猶律呂旋相為宮一音之中納五音焉十二辰納六十音猶宮商角徵羽旋相為宮而成六十音也律呂之法同類娶妻隔八生子甲子亦然甲子娶乙丑而生壬申壬申又娶癸酉而生庚辰庚辰又娶辛巳而無所生者三元之義備天地之道於是乎止也相比而異其陰陽故稱妻相異而同其納音故稱子敢問納甲何謂也曰朱子曰是惟京房之法參同契以之寓行持

進退之候離為日坎為月坎離日月之正體也月離於日而有弦望自望至晦循環出沒為八干之納甲以卦之陰陽消長為晦明陽而明陰而晦每月初三變坤為震昏時月出庚故庚歸震初八上弦变震為兌昏時月在丁上故丁居兌十五變兌為乾昏時月在甲上故月盈壬甲而壬甲從乾望後月生魄変乾為巽旦時月在辛上故辛歸二十三日下弦變巽為艮旦時月在丙上故丙歸艮二十八後变艮為坤旦時月在乙上故月沒乙癸而乙癸向坤也所謂納甲

渭此之謂也

謫解

王子解內閣机務屏居洞庭之野客有自燕来者儼然造焉俯而賀仰而吊曰蓋聞士之生也皆欲有為以自見而患無其位有其位患無其具有其具患無其時大夫致身黃閣秩躋一品位列三孤為百辟之具瞻與　天子相唯諾有其位矣射策甲科養高中秘翺翔乎詩書之苑嚌嚅乎道義之原探隱賾則入於秒芒致廣大則窮乎灝噩有其具矣遭時承平

奸璫盜政惡熟罪盈乘射隼之勢收豶豕之功有其時矣斯時也不聞有所建明用勵相我國家一旦括囊卷而懷之自遯荒野上負九重之知下孤四海之望意者其有遺行乎竊為大夫不取也王子起而謝曰唯然誠有之凡子之所以議我者皆是也我又何辭焉雖然子之所覩者時也所昧者勢也龍驤萬斛之舟得風馬朝三江暮五湖石尤為逆咫尺不能自致白義綠駬之得康莊也過都越國追風逐電蹩之於庭跛鱉先之干將莫邪之遇佽飛也決浮雲絕地

紀藏之篋笥則與寸鐵無異且夫強弱勢也難易時
也為可為於可為之時易為可為於不可為之時難
方天下有事也法制未立人人自便耕釣版築之賢
販繒屠狗之徒皆得以自奮故曰易及其無事也民
心一矣奸雄息矣法制定矣社稷固矣中外相安循
習故事用一賢不見其為益用一不賢不見其為損
俗漸斃而不知法漸隳而不恤外有治平之名內有
不測之憂故曰難於乎上下之不交也久矣以
明主在上人思效忠使得賜清宴之間承寬和之色

發憤懣抒胸臆圖安危于掌上列是非於階前上以安社稷下以庇蒼生誰獨無志乎而動則關格孤憑城以獻妖虵當道而肆螫君之求治甚急也有障焉莫通於下臣之納忠甚切也有障焉莫達於上一齊之傅不勝衆楚之咻一日之暴不勝十日之寒一人植之十人拔之如之何其可也是故以宇文黑獺之中才輔以區區之蘇綽猶能建制立法以垂後賈誼之經制范仲淹之才略值漢宋之成不能更化以成一代之制豈才之不如彼哉勢則然也客曰吾聞之

道無常體與時委蛇知者能因時以為勢隨勢以為功因時為勢則難者易隨勢為功則弱者强子產之相鄭也焚載書賂伯石卒以鄭安王猛之相秦也斬樊世逐仇騰乃以秦霸小人在位吾力能去乎則秉傾否之勢如王猛之於秦不能去乎姑示包荒之量如子產之於鄭則亦何能為哉四凶在朝不害唐堯之治三監在側不廢管仲之功王子曰不然吾聞之也薰猶不可以同藏忠邪不容以兩立易之泰曰內君子外小人君子在內則君子重君子重則小人道

消世所以泰也否曰内小人外君子小人在内則小
人重小人重則君子道消世所以否也安危消長内
外輕重孰從生哉顧人君所以置之置之安則安置
之危則危置之重則重置之輕則輕昔者申屠安坐
而鄧通泥首宋璟庭立而昌宗匍匐呂端鎖閣而繼
恩徬徨韓琦出檄而守忠黜貶重也權之所在也王
嘉發憤不能去一倿倖楊震連疏不能去一乳媼蕭
望之以師傅之舊困於石顯趙汝愚以貴戚之重阨
於侂胄輕也權之所去也不識今之所謂事者安在

哉存內乎在外乎在彼乎在此乎勢所不在而責其
有爲猶縶驥於庭而責其千里之步緤鷹於韝而責
其九霄之翔推舟於陸而責其濟川之功也而可乎
且夫患得患失老而不止者貪夫之爲也知止知足
超然去之者志士之事也易貴見幾而作詩歌永矢
弗諼故士有淵潛而避薦乘灌園而卻三公顏闔鑿
坯而遁弘景掛冠而歸韓伯休隱名於藥肆申屠蟠
滅跡於樹屋梅福潛蹤於吳市管寧投老於遼東裴
相開平泉之莊白傅結香山之社此皆哲人不得已

之為也吾將竊取之以為名若夫孔光肅容于迎謟胡廣飾志於朝章陳咸乞靈於子公楊興假譽於君房子雲浮湛于莽賢執誼脂韋於伾文晙賴事阿保以自通齊邱樹朋黨以自固吾誠不能與數子者並故默默甘守乎邱園

擬盪平羣盜露布

天啟昌期薄示無虞之警神資靡算旋成不戰之功氛祲廓清華夷寧謐恭惟

皇帝陛下嗣登天位獸奮乾剛掃一時怠玩之風振累世因循之習蠢

羣盜敢爾逆天安祿山之反相莫逃予壽先知管奴
鮮之流言尚賴成王不惑鴟鴞成性莫懷好音犬馬
怙恩忽成反噬　陛下怒形文武之赫斯恩施乾
坤之曠蕩網開一面計出六奇置赤心于腹中推洪
恩于望外故旌旗所指反側歸心金鼓纔聞元惡授
首兵車既勅徒勞六月之師干羽載陳宴俟七旬之
格遂使燕齊趙魏四郊之狐兎都無江漢淮沂萬里
之波濤咸息此皆　德符玄造謀協神人羣策畢收
愚罔遺于一得神謨默運運道乃出於萬全四門還穆

穆之風萬姓覩平平之政臣職居下剡目覩膚功珍螗蜩以當轍車築鯨鯢以為京觀武歌七德遂完保大之名壽祝萬年敢進持盈之戒臣無任

重修善權寺募緣疏

靈山福地有邦之佛觀斷刻殘碑前人之遺跡如其就毀自合興修切見善卷一寺剏自南齊國山有封禪之碑雖墨顯象獅之相柱存天篆礎紀唐年三李丞相之所經營橋横玉帶諸佛如来之所示現山接銅官雖靈光巋爾而獨存頋遺像黯然而日黜纏鏤

将壓佛閣半欹俾往蹟之漸湮乃行道之所隱伏冀
仁人義士扶其顛而持其危庶幾剩水殘山圖其新
而湲其舊為一時之勝事種将来之福田其諸檀越
具列如左来者續焉

賀平孝豊賊文

湖之孝豊邱壑嶢巖草樹蒙蘙爰有劇寇二姓曰湯
許者據之謂天討之莫及敢王税之靡供多納亡
命潛懷異圖殺掠齊民燔燒官舍妖狐負城以跳踉
修虵當道而吞噬守土莫敢誰何

當寧赫斯震怒遂　勅巡撫蘓松等處都御史張公督師討之公乃檄浙江三司長貳各簡精銳分路進討又命廣德室其後門太湖漫其前路東西部署遠近邀遮飛鳥翕翼而莫過奔鯨觸網而先覺已乃躬率大軍直壓賊境甫陳燕樂遂奪崑崙之關大建鼓旗徑出井陘之口賊始惶駭欲戰不敢欲竄不能旋伏道傍延頸受縛崛強心在四郊之横草都無飛走計窮一片之降旛斯樹公乃入其境撫其人豬其垣瀦其室不遺寸鏃掃盪百年之氛不戮一人大開三

畫之䋄錢塘江上市肆不移天目山前謳歌如故朝
馳露布夕降天書恭等叨聯官次幸睹膚公昔者同
其憂今也共其慶敢無詞以賀乎

王文恪公集卷之三十五

震澤 王鏊濟之 著
吳興 朱國楨文寧 訂
雲間 董其昌玄宰 閱

題跋

恭題 仁廟監國令旨

仁宗皇帝監國時長至燕勞東朝之臣之令旨也其賜贊善臣汝玉者其孫某以示臣鏊拜手稽首以觀或傳近例 皇太子於宮僚無問訊燕勞之禮蓋天

子在上不敢外交今觀　仁宗在潛邸與其臣下起居燕勞煦濡諄切如家人父子之唯諾所謂朝嬰夕側禮固然邪於戲是獨非近例乎

又

嘗讀東里集謂汝玉於　東宮專講詩法似非輔導之義今觀　仁宗德音曰政治之方曰善政之旨至有如暗逐明之喻其於　聖心必大有開發者邪當時帷幄啓沃之言可以懸想獨詩法乎哉

恭題何都御史巡撫南直隸　勅

右刑部侍郎臣鑑為副都御史巡撫江南時所被
勅也間錄一通以示臣鏊臣鏊稽首再拜題其後曰
今天下財賦仰給東南故　朝廷特命重臣理之夫
財生於地成於天而理之存乎人理之有法則以不
足為有餘無法則以有餘為不足其張弛贏縮豈不
存其人乎若文襄周公恍真所謂其人哉　綸音
每舉以為巡撫之法昔者江南諸郡數苦大水公私
罄懸比歲豐稔相仍粒米狼戾亦嘗究其故乎此人
事非天時也當臣鑑巡撫之時江南大饑上捄荒十

二策得免軍留州祿米軍儲諸費八十餘萬於是江南諸府在在充牣時　朝議濬吳松白茅等河衆方持其議以費無所出也鑑乃請以免軍諸費充焉其事始濟又議治其地即役其地之人分地程功分功賦糧官賴民之力故用米至二十八萬而不為費民賴上之濟故用人至五萬而不為勞此役成而東南無水患矣則歲之豐凶悉歸之天時可乎不可也所謂以不足為有餘者非是之謂歟使得久於職則俛之功尚可繼乎惜乎不久以憂去矣詩曰肅肅王命

仲山甫將之臣鑑有焉

邢麗文家藏洪武三年定戶口勘合帖

嘗竊伏讀皇祖實錄見其芟刈羣雄經畫海宇莫非出自神謨臣下仰成焉耳今觀戶口勘合亦其一事百姓蓋日用而不知也橋山之弓曲阜之履邢氏獨能存之謹再拜而題其後

讀曾子

曾子十篇今見大戴禮其言醇粹肫切不離修身力學言行而於孝尤諄諄焉篤守孔子之家法也然則

是皆出於曾氏之手亦未可知也夫曾子之言見於魯論見於大學見於孝經禮記今以是擬之殆亦有若之侶孔子自孝經禮記已不能無疑况下此者亦然自前世荀卿董仲舒劉向至近世朱子小學多引用其說未有異焉雖未必盡出於曾蓋亦孔門之餘裔先秦之古文也可不重乎昔人謂論語為曾子門人公明儀樂正子春之徒為之乎於是亦云

讀孔叢子

孔叢子七卷先儒以為偽書以今考之乃孔氏之裔

語焉耳前六卷論集孔子子思子上子高子順子魚之事盖子魚爲之名曰孔叢子後一卷則漢太常孔臧以迄子立子元子建子豐子和季彥之事謂之連叢皆孔氏子孫追述前人之懿故多推尊之詞其述孔子子思或得之家傳或聞之於人不能純一所以近於僞也而亦有至言存焉若戰國秦漢之間史所不傳者頗賴有聞其言語文章自其本色夫何僞之有

讀晏子春秋

予讀左傳所載晏子事與詞稱甚偉之信所謂以其
君顯而馬遷願為執鞭者乎及今讀其所著春秋則
傳所載咸在蓋邱明掇取其詞為之而不及載者尤
多又以歎景公之信其臣晏子之淂其君亦云盛矣
而不免卒於乱何哉至其使楚問答雖甚敏給頗類
於俳乃若東方朔之流二桃累棗抑又甚焉其稱孔
子至齊不見晏子謂其事三君淂順為有三心此豈
孔子之言哉頗疑或者僞為之非晏子本文也然則
尼谿之阻謂儒者滑稽倨傲赽亦非晏子之語晏號

稱知禮彼豈自外於儒乎最後讀孔鮒詰墨有孔晏
交相譽之語乃為釋然蓋墨子實為之或者不察而
竄其語於其間墨非孔崇晏故至此不知崇之乃祈
以畀之也然則後之論晏子者要以尤傳為正

跋葉文莊公手書

成化初鏊以童子游學京師時文莊公為禮侍陸參
政文量初第進士簡中祈稱用光者張姓為太學生
並稱鏊於文莊所問以舉業見於禮部之廟房公奨
勵備至有將來忠肅之許蓋以鏊與王忠肅同嫌名

故云成化十一年鏊始登第則文莊已下世參政時
為兵部郎往來相好也弘治壬子歲予校文南畿參
政子伸名在選中未幾參政亦故今年為弘治十二
年伸來會試禮部出其父所得文莊手書一卷覽之
慨念今昔為之泫然敬書其後歸之

書直道編後

初鏊讀鄉先正陳公直道編至諸學士伸救公語心
獨偉之而不知其立名頃入史館得竊覽　本朝
實錄至大學士陳循傳備載救公語與此脗合乃知

學士尚循也猶於時尚未入閣當時君臣之間如此

題元人書

予嘗評古今詩唐以格高宋以學勝至元乃頗由入二者之間其實似宋其韻似唐而世變之高下則有不可强者矣唯書亦然

跋眞西山墨蹟

西山先生書似草草作諦觀之乃非草草者雖不全用晉人筆法而亦不出於法之外豈胷次高故落筆便自不同耶然南渡諸公如魏鶴山李心傳兄弟書

亦往往相似豈亦習尚然耶盖蘊黄筆法至是又一變云

䟦蘊子美臨懷素自叙帖

懷素自叙帖憶嘗見之吏部侍郎吳公座上天下奇蹟也今不知所在忽覩此卷爽然神明渙還舊観其爲滄浪翁之作無疑或云此卷末題云舜欽親裝殆非子美作乎而予終以爲子美者亦以其用筆超妙不涉畦徑縱而法勁而潤古而奇其他予所不知也

題文丞相墨後

自昔士之死節者多矣唯顔平原兄弟張睢陽文丞相事至今耿然昭灼天地間而信國尤從容夫死一耳處之不同則或輕或重或難或易而人異觀焉故曰非死之難也處死為難若公可謂能處死矣閒關流離出入萬死不死而卒從容就義于燕市故曰能處死也嘗讀文山集每為歔欷而不可禁洛友錢君世恒間出其與弟妹妻女相訣并六歌手蹟宛然不知涕之無從也夫信國之死自處者義焉耳而其詞一歸之天命何哉未知人倫焉知天道此固睢陽語

也識者當自知之

跋李西臺書

西臺書今存者少匏菴出示此帖清麗圓熟姿態横生可謂溪得二王筆法者而或者猶病其稍肥吾以為不然東坡云短長肥瘦各有態玉環飛燕誰敢憎

跋王雱書

昔人論荆公多潽墨疾書類忙時作今觀元澤書亦然蓋點畫轉折意到而已未嘗有法而亦不可謂之無法也其得於家傳者邪識者又謂公書類王濛又

謂類楊凝式又謂蕭散之趣公所自得非有所本也

不知元澤亦尚進於是耶

跋義之墨蹟

自晉迄今蓋千有餘年其間毋故凡幾變滅而片紙
宛然獨完信神物有呵護者耶

跋獻之墨蹟

平生愛臨子敬書然皆石刻耳良度少卿出示此帖
恍然若值相識而風神骨格迥異舊觀乃知子敬妙
處不可學也 二帖皆趙光祿卿良度家藏

題宋進士王伯虎授建州叅軍勑

唐宋制中書主宣署制勑中書行門下門下行尚書省其文移體式於此亦見其槩仁宗嘉祐四年三月賜進士劉輝等二百三十人及第則伯虎其輝榜進士乎時韓富二公為相范蜀公罷知諫院同修起居注吳文公自兩淛轉運使召修起居注並知制誥嘻其盛矣此勑蜀公所行郎其手製無疑獨韓富署名闕焉豈偶不當直耶抑以尊故闕之耶其餘所署猶可考見贊為韓贊齋州人仕至吏部侍郎繪為楊繪

綽竹人仕至天章閣待制疇為王疇仕至樞密副使

見錢公輔傳

書孫可之集後

予既刻可之集授學者人或曰君以昌黎公為作者之聖欲學者法之顧令讀可之集何也曰昌黎海也不可以徒涉涉必用巨筏焉則可之是也書有之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

題古本列子

翰林庶吉士陳子雨家藏列子三冊其陰有公案存

馬曰乾道三年蓋宋公府故紙之為也上有題勘不知為何人書予於是得三善焉竹移之舊也刻畫之精也題勘之審也視近刻之訛謬昏闕為之一慨雖然今人作事不如古寧獨是哉

跋吳文定公與沈石田手札

聞之王秋澗云字畫亦可以觀人之壽夭文定以甲子七月十日奄逝此札作於是月之六日相去四日耳點畫法度具在言辭溫潤諄切與平日無異也秋澗之言豈欺我哉昔曾子臨終所以告孟敬子者尤

語於容貌顔色詞氣之間文定此札久要之誠恬退之節盖畧見焉其所養可知矣公於石田最厚注來簡牘尤多而此札則若與永訣然者故尤重之寶之裝潢成卷俾予書其後於戲公之筆於是乎絶矣

跋充道所藏朱文公書

觀晦翁書筆勢迅疾曾無意於求工也而尋其點畫波磔無一不合書家矩矱豈亦所謂動容周旋中禮者耶

又

公書自言初學魏武其信然耶觀此帖豈老瞞所嘗夢見也

題文仲路墨竹

畫家以竹爲難凡山水樓臺禽魚花木皆可以像求而竹以意得所謂意者爲其超然有出塵之思挺然有昂霄之氣蒼然有傲歲寒之節故君子貴之貴之故高人逸士多喜作之而名家者爲難雖者非他得其意爲難也自昔畫竹者文洋州爲聖其論須有成竹於胸中熟視而後下筆如兎起鶻落少緩則失之

其難如此　國朝以畫竹名者唯王舍人孟端夏
太常仲昭蓋得洋州筆法此幅乃太常為故少保于
忠愍作今中丞屠公元勳得之保愛有加間以示予
予惟中丞之保愛豈徒為耳目翫好蓋重其有超然
之韻挺然之節蒼然之姿與翫物喪志者異矣

題東湖屠氏宗譜

屠於姓最寡而今為特盛八座之中凡二人焉其一
為大冢宰掌都察院事字朝宗其一為大司寇字元
勳其餘登甲科官郎署者累累有焉而皆潮人也其

亦盛矣司冦患後人莫知其受姓之源流乃自譜其
所出為一大帙予受而讀之乃知淛之為屠者其所
出自不能一雒平湖之屠亦或不能一盖其辨之嚴
如此於乎先王宗法廢民散久矣唐衰譜學浸廢雖
士大夫多不能自知其所出今司冦乃獨能加意於
此水木之思深且長矣考受姓之源則推其所以同
自解元府君而下則辨其所以異原其同則不迷於
所出辨其異則不混於所施可謂善為譜也易曰君
子以類族辯物屠氏之譜有焉

跋蔡九逵石蛇山記

予嘗與蔡子泛舟出消夏灣登小洞庭見石虵浮水面指異之且欲即之而舟忽已過不知其勝若是也及今乞告東歸将徧歷湖中諸山㨿奇抉怪庶慰吾渴況若石虵者邪固所願游也今與蔡子約秋高暑微當重叩林屋登石虵徧覽湖西諸山幸指迷焉雖然讀是記則石虵之勝已在吾目中矣

題東坡竹卷

坡翁墨竹其法得之文與可與可云吾墨竹一派近

在彭城然坡每自謂不如可特作老幹磊砢數葉蕭踈而其意已足蓋其胞次不凡故落筆便有超妙處此幅新篁卷石婀娜蒼潤豈其法之變歟

跋五賢象

歐陽文忠公修楊忠襄公邦乂胡忠簡公銓周文忠公必大楊文節公萬里五賢皆廬陵人也其文章節義載在史冊此象不知作者主名舊為胡忠簡諸孫如川所藏今歸王唯顒氏唯顒出以示予予為之端拜以觀道德之容莊毅之色穆然粛然如揖五公於

一堂之上信繪事之妙也昔文丞相信國公必過五賢祠曰歿不爼豆其間非夫也後果以節義顯天下遂與五賢作配則圖之作豈徒然哉茲獨旨為遺之曰此圖作於景定五年是年十月信國始召赴行在除禮部郎官其節蓋未顯也顧今之世有善畫者特貌信國端委赤舄以繼五賢而六之豈不偉哉

跋宋文丞相過小青口詩

右宋文丞相信國公詩墨蹟一首其詩今見指南錄中初公自奉使伯顏軍前被留得間亡眞州浮海以

達行在後也潮陽師潰被執自廣州傳至燕獄所至
有詩昔鍾儀幽而楚操莊舄病而越吟或者猶謂之
仁況公流離顛沛有感必發于詩詩必歸於忠義讀
其集未嘗不為之流涕也於戲可不謂仁乎此蓋公
被執北去將至棲源五十里而作文君徵明出以示
予予謂公之精忠大節焯焯天地間固無庸贊獨念
公時在縲絏動止當不自由其感慨不平之氣發之
詩可也而字畫精妙雖紙墨之微亦皆不苟何從容
如是豈公之賢能使蒙古待之以禮耶無亦公之所

本有定力故臨難如平時不少動於中耶然則公之
大節不待然市而後知也觀于此詩亦可以知之矣
今去公且三百年片紙遺墨人傳寶之又況其後之
人乎又況徽明之賢不賈其世者乎雖然忠義所在
自當有神物護持之

跋宋著作王蘋褒勑

宋高宗建炎四年以范冲直史館重修神哲兩朝實
錄王先生蘋寔預焉方章蔡得志追貶宰臣司馬光
以下上詆及宣仁自謂傳信萬世矣高宗當戎馬間

感隆祐之言汲汲爲此舉又得人如冲與先生者焉
此朱墨史所爲作也而萬世之公論始定雖然後世
史家不公是非混淆不獨宣仁也又安得先生輩正
之

書王德文公擴後

古者遣將軍功爵賞皆决於外不從中覆觀此則宋
制猶爾耶史稱善湘爲宰相史彌遠姻家奏請無阻
故能成功然當時幕下戰伐有如范葵經理有如德
文則其克有成功亦豈偶然哉唯顥爲德文裔孫出

其公據見示故題其上

題魏鶴山杜範李心傳手札

了翁在理宗朝與真德秀齊名皆深於理學以直道不為時宰所容杜李二公亦皆一時名臣則其手札為世所重非但以其字畫之工以其賢也按理宗嘉熙二年以李心傳為秘書少監史館修撰心傳有史才通故實第道傳先明河洛之學性傳仕至同知樞密院事淳祐五年以杜範為右丞相兼樞密使範抗言時政無有所隱初為殿中侍御史劾奏鄭清之李

鳴湲其後不肯與鳴湲共政弃辟位去其為人如此

跋宋理宗賜鄭清之御筆詩　王唯顒家藏

右宋理宗誕節賜鄭丞相詩吳文定公鑒定為清之詳且審矣按宋史理宗開禧元年正月癸亥每正月五日為天基聖節紫宸殿上壽集英殿大宴又青陽閭動其左驗之明者其為清之無疑清之預史彌遠廢立之謀駸駸遂秉鈞軸理宗恩數無亦德其立己之功而豈為社稷計耶然清之為相亦有可觀者端平初召用正人時謂小元祐清之有力焉至其汲引

秦清叟排擯程公許其功過亦足相當予獨病其初進之不以正耳史謂清之墮名於再相恐不獨再相而已使理宗移待清之之恩以待天下之賢如眞德秀魏了翁崔與之輩相業寧止是乎

跋王唯顒家藏宋世登仕郎牒

紹興三十二年六月高宗內禪此牒九月紵則孝宗朝也蓋紹興已受禪之後隆興未改元之前是年詔中外直言時政得失再相張浚收召胡銓王十朋周瑤皆孝宗初政之尤美者因附書之惜前後殘缺不

可考見牒者主名然亦足為王氏故物矣

題蓬軒類紀

故友刑部正郎黃君諱暐字日昇為人儁發有奇氣少攻舉業名擅一時然未甚該洽及筮仕乃始汎觀博取雖稗官小說街談巷議經於耳而徹於心每廣坐中持論梗梗若懸河霏屑聽者皆竦而莫測其端及得所著蓬軒類紀凡若干卷上自 國家勳德下及閭閻委巷方技滑稽災祥神怪可喜可愕罔不具焉乃知其學有自也中間所紀雖若不能無猥瑣或

涉經吳然皆得于耳目之所接父老之所傳縉紳之所述無非徵也況崇正黜邪之意亦往往寓乎其間他日觀民風者采之安知 國史不取乎武曰所載多吳事亦可以補郡乘之缺

題趙子昂蘭亭十三帖

近世以書名家者唯松雪翁最得二王筆法所謂未達一間者法二王真蹟元世上不多見觀翁得定武蘭亭喜不自制如此使見昭陵真本又當何如其書法亦當遂逼真耶蘭亭本真贋前人之鑒不遺餘

力矣余渡何言

鮮于伯機草書千文

智永千文號得羲獻家傳心法學艸書者必由是入始不失古人矩矱國學此卷其為初學發者耶亦得永禪師筆法者耶蔡中郎不可見矣得見虎賁氏亦可矣

跋古本九經

九經古註宋淳熈撫州李監刋林屋山人俞石澗家藏舊物也今歸于客于客亦家林屋豈其有數耶試

以今本校之則宋儒之去取因革繁簡精麄亦皆可考而知毋徒玩其古而已

跋黃山谷草書墨跡

山谷書太白穐浦詩筆法頗不類故常或疑非眞跡此不知書故也公嘗自評元祐間書筆意癡鈍用筆多不到晚入峽見長年盪槳乃悟筆法又云紹聖甲戌在黃龍山中忽得草書三昧則晚年之筆與少時回異矣安得以故我求之其間筆陣所至猛氣軼出常度然不害其爲神駿也

覩其自叙因錢穆父之言而改度渝被舊習且云摩圖閣中固知為晚年筆矣

題顧閎中六逸圖舊題為淵明孝先畢卓馬融阮咸予為辨之如左

閎中寫六人像皆取其曠逸而淵明非其倫也露卧者其劉伯倫乎所謂枕麴籍糟吹遂者其桓伊乎所謂卧吹三弄題以為孝先馬融非其時矣缺題者其嵇叔夜乎所謂目送歸鴻妄意如此惜不及與石田評之

題石勒問道圖

彼者亦嘗傍然自帝天下矣乃於一老沙彌前夔夔鞠躬執弟子禮彼佛之說固能動人而佛圖澄又捷出神怪故耶吾不知當時勒所問者何道澄所告者何說使勒能執此理於吾孔孟之前必將告之以二帝三王治天下之道用夏以變夷豈彼所謂最乘者乎孟子云今之諸侯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若勒可謂好臣其所受教矣而施之澄此吾儒之所歎也

題張長史郎官廳壁記

張長史人知其草聖之神逸也孰知楷法之嚴如是東坡云自古未有不善正書而工於草者山谷云郎官廳壁記唐人正書無能出其右者故草聖度越諸家無轍跡可尋

跋張長史草書

東坡論長史草書頹然天放略有點畫意態自足山谷論長史性雖顛逸字字入法度懷素工於瘦長史工於肥瘦勁易能肥勁難工持二公之説以勘是帖有若符契顛而法肥而勁放而意足其為長史真跡

無疑況又有君謨之私印可証乎其間多屋漏痕筆
跡識者當自知之

書王安道登華山圖

始余讀溯洄集知安道之溺于醫不知其能詩也及
修蘊州誌知其能詩不知其又工於文又工於畫也
觀此圖文詞繪事皆絕人遠甚而名不甚著何哉於
乎華山之勝奇矣惜吾不獲從斯人遊然得此圖時
閱一過亦可神遊於其間矣

恭題巡撫南畿李司空四世誥命圖

孟子云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
謂也臣伏覩李之先在　宣宗朝則臣觀自單縣教
諭觧官就封給事中臣蕃自給事中進秩徵仕郎
武宗朝又進通議大夫副都御史臣吉安自華陽府
教授亦進通議大夫右都御史而皆及其室人三世
文行為時聞人而皆位不滿德委祉儲祥歸成於今
尚書臣充嗣懋膺
簡命入持邦憲出分主憂德惠敷施政平盜息伏念
兩朝奎章宸翰祗承敷賁夙夜不敢忽將刻之琬琰

以焜煌於後人屬臣鏊識其後臣鏊何敢贊一詞以
賛日月之末光書有之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
逸勤世選爾勞余不掩爾善敢以為
先朝頌詩有之於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對揚
王休作召公考又以為臣充嗣頌云某月某日臣鏊
拜題

王文恪公集卷之三十五

王文恪公集卷三十六

震澤　王　鏊濟之　著
吳興　朱國楨文寧　訂
雲間　董其昌玄宰　閱

與人論攝生書

有自城來者言足下遇異人得長生久視之術僕始而喜既而疑竊為足下不取也方士之術愚不能知而所知者古今之常道夫人之有生必有死猶日之有晝必有夜事之固然者也今學者所共尊而推以

為聖者必曰堯舜周孔堯舜周孔今安在耶假而以聖人不為異術順受其正則夫安期羨門鍾呂之屬屢見神於前者今安在耶意其竊陰陽之氣獨得須臾無死要之久也亦必有散焉日生於旦死於夜月生於朔死於晦陽生則陰死陰生則陽死而元會數盡則天地亦不免於死安有自開闢以來聖者死仙者死造化亦死而吾獨欲超然立於不死之地耶夫神仙之說始於誰乎自老子有谷神不死之說歷子有一氣孔神之說燕昭漢武始崇秦尚無海上迂怪

之士爭扼腕而言神仙曰忽脫躧以事飛昇飛昇之
說卒無驗也則變為服食之說服食之說卒無驗也
則變為金丹之說至於服金丹死者往往而是也則
又變為今說今之說以為不假金石草木皆反於身
而得之則其說益支而其效益誕且遠矣又有所謂
房丨補益則其術益下矣人之死出於衽席者八九
而術者乃欲以此蘄不死乃得速死於戲吾見多矣
往予居京師見薦紳往往有譚此術者未始不竊嘆
人心之無厭也方其未遇日誦書史拒彼甚堅一旦

名已遂志已滿而所懼者唯死也於是方士因其懼
心而入之聽其言洋洋乎眞若可以淩倒影而遐觀
於是姑爲其所不可爲以覬得其所不可得問之則
動以朱子爲解自朱子有刀圭入口向日羽翰之說
故術者必以此藉口而爲吾儒者亦以此自解嗚夫
自吾徒讀聖賢書所學者儒所談者儒而不免惑此
則又安得以責夫秦皇漢武之爲耶自昔事服食而
敗者多矣前者敗後者進或告以往事則曰彼不得
其術也我則得之從其學者曰彼不得其師也我則

得之及其淺也亦無異焉昔陳希夷之告宋琪不過勉以勤修政事假如今遇希夷則所以告足下不過政事而今之人開口說仙彼而能仙曷不高飛遠引超出人世縱不能然亦當清淨自守以求其所謂鉛汞者而何暇犇走權勢糊其口於四方耶仙之有無不可知即使有也亦不肯遇人而言言者決非有有者決不言也或曰彼亦未敢自謂能仙但以延年涓疾耳若是則有之然人之疾多起於風寒暑濕喜怒勞佚之際能於是謹之則疾安從生且攝生之法吾

儒自有之中庸之慎獨則坐忘之法也輒書之疲氣則伏氣之法也論語之失飪不時不食則服食之法也何待於彼耶況為此者類非端士愚者且不信況明者乎庶民且不為況有位者乎今足下出宰百里語默動作人所屬視喜怒威權人所竊弄造事奇袤恐有害於德夤緣請託恐有害於政謗言流聞恐有害於名如前所陳又恐有害於身也愚聞之方人之篤於所信雖舉天下之口以辯焉亦有以自解況如僕者乎然谷永諫成帝疏柳宗元報李睦州書韓退

之之誌李于歐陽永叔之序黃庭經其文具在也試取而讀之則無待於予言矣

復王巡撫 三原

古之所謂大臣者有愛君之心有致君之術有告君之體有格君之誠是四者古人所難也今乃得之項者奸人竊弄威福播惡東南中外有心者憂有口者議然無一人敢當其前獨諉曰時不可言也閣下奮然起排其奸章疏累數千言不詭不激聞之者生氣讀之者醉心數月之間自竿人果得回 九重之聽快

四海之心乃知天下無不可言之時無不可為之事顧所以自處者有未至耳自非力量之弘忠憤之激而真誠之積德望之隆所以感於未言之前固未易及此也某承乏史館嘗慨古人卓絶之行不可復見豈意乃今見之近者又聞命所司決長洲諸防六十餘處白茅諸港相繼而開所以經國賦立民命者他日信史不上一書而已也某素辱知愛且東南之福某與有焉故敢書以為賀

復尹太宰

鼇方幼學則幸聞名於將命者顧未嘗得望履絢於門其後見錄有司入試　大廷愚不識忌諱奏其猖狂之說當道者欲擯斥之獨公奮然不顧謂其辭雖狂其心何幸是以幸寘之一甲雖公之為此非有私於鼇而鼇之懷德有不能忘者區區之私欲一布之左右為日久矣方公秉樞要進退百官天下之士爭欲望拜光塵使鼇於是時而言則亦無以自別於衆及公被萋菲縧頤僨而東天下爭惜之而鼇之惜左溪又以官非言路耿耿之懷欲吐渡納夫有祈嫌則

不言有所畏則不言是匿隱懷德之私終無以自達於左右雖盛德雅度不自爲功而不聽之言亦不能裨萬分之一而終歉一言之者亦歎公之知鑒默默二十年渺若木石之無知而已也今公優游林泉如裴晉公之在緑野堂司馬公之在獨樂園雖無心於天下而天下之心終不能釋且台候康嘉百福攸集既爲天下喜又私以自賀也故敢進其説如此唯諒察之

僕受性愚戇與世寡諧立　朝三十餘年不妄交人
人亦無肎與交其號相知者纔三四人焉耳及官銓
曹獲與執事爲寮引分推誠罔有疑貳磨礲浸灌懇
懇勤勤義契相孚有逾同氣端居自念誠不意晚年
何幸之深得交於君子也而以爲慶斷金之交恃以
終老豈謂一朝變作遂至乖睽嗟乎事變倉卒衆皆
愕眙世之君子各務自全莫肎相援甚者推咎於人
以自解某誠不佞憤不自制忘身直前而力寡謀淺
不能少俾萬分之一心竊媿之蓋起事之初志同許

國則禍患之至義無獨殊而當事之人莫究本末榮辱頓殊此其所以惓惓而不能舍雖公之心未嘗有望於僕僕之心終不能無媿於公是心也公知之僕知之不敢以告人今幸權奸摧伏公道昭宣而海內老成零落殆盡唯公長庚曉月獨殿諸公豈弟君子寔神明之所扶持謂天無意不可也公之完名高節旣以昭晣天下而且有光於無窮視彼所得孰多耶則公端居獨處亦或不能無念於予也是心也其知之公知之特以告公而已今公養高林下其亦抱拙

山中思欲千里命駕而出門有礙其爲悒悒胡有窮已令子官嘉興間得相接獲承動止深以爲慰衰病不能一詗起居而兩獲手書垂問推奬過當非所克堪南北邈絶晤語無階唯勞引領伏冀爲道自愛以副惓惓之私不宣

複謝閣老書

春初特枉手敎副以土宜而因循至今莫克裁謝媿幸媿幸吳越相望甚邇而聚首無緣歐趙高風信有未易企及者耶近聞颶風陡作海濱之人多被其災

高居近海雖盛德君子神明擁護其亦不能無少警動於僕御者予未由犇視有懷無已人便輙奉承動静萬萬自愛不宣

與林都憲待用書

往在京師畧見顏色旋聞抗疏言人所不敢言天怒不測中外危之而怡然就獄不沮不撓若此奇節非獨人所難繼謂公亦不可再試矣逆瑾伏誅又得疏文危言正色不替於前讀之洞心駭目不覺降歎所謂男子要為天下奇非為奇也自人望之見其

竊耳自媿孱弱不敢求知於公且謂公亦無自而知
我也豈意古靈薦藁玷名其中且恐且媿莫知所由
伏念僕於執事曾無一日之雅而心恒繫之在銓曹
在内閣何嘗一日忘焉而輒沮於讒邪之口玆亦未
敢聞於公知公曾不以此望於我也祁奚叔向謂兩
得之公之心其亦然耶僕今待盡邱園公亦且倦游
矣此心悁悁恐終無以自達近讀西征録既偉其鄙
又偉其辭此尹師魯之所願同皇甫規恥於不預者
也故敢輒薦其所以譽和高韻二首因附注讀之亦

足以知其志之所存不宣

與陸冢宰書

得邸報知已丕位冢宰甚盛甚盛銓曹自昔所重入國朝尤重而南士居之者頗鮮君吾鄉則自昔無之而始見於今也可不謂盛乎然斯地也居之難稱之又難以三原公之賢衆不謂善盖望之者過厚焉耳今之時又非三原之時廉耻道喪貪濁肆行執事知其所以然乎亦上之人啓之耳居其任者可與斡旋之將乎抑奔競黜貪殘崇名節獎恬退大任使與其

術也勿謂時難爲此而不爲將誰爲失然又有一焉自昔北人得志每擯斥南人得志亦稍效元數年來遂成南北之黨頗公勿似之前輩謂天下事當以天下之心處之吾何心焉公必不然漫及之耳僕自伏林下於當道未嘗敢以書先而於知舊則亦不當然者況屢承問及則區區之愚亦不得默默而已也

復邵尚書書

伏承不遺猥示高製意若欲使其爲之評者愚於諸經讀之未熟歷代史尤多遺忘恒自病其記識之弗

強也則於高議又安能窺其涯涘之淺深三復之餘
但知畏之而已敬之而已頃焉山居無所用心偶書
所見亦欲以一通就正未敢出而亦不能終隱惟訂
其訛耘其穢是所望於知己也

吳中賦稅書與巡撫李司空

古者什一而稅使民歲不過三日故天下和平而頌
聲作後世未能遽行也然亦當稍倣其意使法較然
畫一而可守今天下財賦多出吳中吳中稅法未有
如今日之弊者也請備言之吳中有官田有民田官

田之税一畝有五斗六斗至七斗者其外又有加耗主者不免多收盖幾於一石矣民田五升以上似不為重而加耗愈多又有多收之弊也田之肥瘠不甚相遠而一丘之内只尺之間或為官或為民輕重懸絶細民轉賣官田價輕民田價重貧者利價之重偽以官為民富者利糧之輕甘受其偽而不疑久之民田多歸於豪右官田多留於貧窮貧者不能供則散之四方以逃其税税無所出則攤之里甲故貧窮多流里甲坐困去住相牽同入於困又有奸民以熟作

荒歲以為例謂之積荒板荒馬役義冢之類悉攤之
於衆此加耗之所以日重者也又官民之田雖不過
十餘則近則乃至千餘自巧歷者不能筭唯奸民積
年出沒其中輕重高下在其手或以其稅寄之官宦
謂之詭寄或分散都外謂之飛寄有司拱手聽其
所為而不去非不欲去不能去也其弊起於則數之
細碎故也田之稅既重又加以重役今之所謂均徭
者大率以田為定田多為上戶上戶則重田少則輕
與田又輕亦不計其資力之如何也故民惟務逐末

而不務力田避重役也所謂重役者大約有三曰解
户解軍須顔料納之內府者也曰斗庫供應祗候
客及有司之營辦者也曰糧長督一區之稅輸之官
者也顔料之入內府亦不為多而出納之際盲古難
阻以百作十以十作一折閲之數不免出倍稱之息
抨擊苛凉以歸則賣產以償此民之重困者一也使
客注来厨傳不絶其久伷地方者日有薪炭鱺菜膏
油之供加以餽送之資游宴之費罔不取給此民之
重困者二也自前代無所謂糧長者哉

太祖患有司之刻民也使推穀實有行義之家以良
管民最為良法昔之為是役者永見其德須者
朝廷之征求既多有司之侵牟滋甚饞惟嚼糧而已
近又使之運於京粮長不能自行奸民代之行多有
侵牟京倉艱阻亦且百方又不免稱貸以歸不特此
也貪官又從而侵牟之公務有急則取之私家有需
則取之注来應借則取之而又有常例之輸公堂之
刻火耗之刻官之百需多取於長長又安能不多取
於民及逋租積負官吏督責如火則拆屋伐木鬻田

子女竟不免死於搒掠之下此民之重困者三也
三役之重皆起於田一家當之則一家破百家當之
則百家破故貧者皆棄其田以轉徙而富者盡賣其
田以避役近年吳下田賤而無所售荒而無人耕職
此之故也夫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家則有調
今田既出重租又併庸調而歸之此民之所以輕棄
其田者也古之為政者驅末作歸之田今之為政驅
農民而歸之末作使民盡歸末作則國之賦税將安
出哉時值年豊小民猶且不給一遇水旱則流離被

道餓殍塞川甚可憫也惟　朝廷軫念民窮亦嘗蠲免荒數冀以寬之而有司不奉　德音或因之為利故有賣荒送荒之說以是荒數多歸於豪右而小民不獲沾惠於乎民之患極矣有仁心者忍坐視而不思所以拯之而拯之之實難鏊日夜思惟莫知所以為計孟子有言盍亦反其本矣意者今日之弊亦當先端其本乎使官田無太半之税內府無出納之艱有司無侵剋之擾則諸弊可一掃去而民有息肩之所然官田之税　國有定法未敢輕議昔

宣宗皇帝亦嘗 勅減其數因是再損削細碎之數併為一二則或四五則或如舊例十一則其亦可矣出納之艱則私 明主加之意時察之而重為之禁貪官之弊則撫巡之責而乃使之晏然在任或幸而見黜又晏然稛載而歸曾不究其贓如此後何所懲而不為矣於乎三者之弊及今治之猶可不然民日以困田日以蕪 國家之財賦日以益缺數十載之後吾未知其所稅駕也

與李司空論均徭賦

鏊居鄉數年見民間甚苦均傜富者或至毀家貧者多至賣田鬻產伐樹繼以逃亡前此未有也訪其故起於吳縣尹鄭軾軾良吏也輕變舊法貽禍至今蓋舊法計里不計户姑以長吳二縣論之二縣共一千二百五十二里歲額共一千一百五十五役里分役數大畧相當即有參差自可隨宜消息每里共當一役雖有重費十户共之不為甚苦人户貧富里長素諳畧為重輕人亦能堪自軾為縣謂里長不能無弊也悉召人户至縣人人面審家家着役役少人多則

儲為公用謂之餘剩均徭軾之為此亦甚均也繼其
職者不能如軾多因之為利人人面審恣意酷派一
戶有至百餘兩者嚴刑痛箠敢有不承其餘細役似
不為重而交納之際百方艱阻多至一倍二倍三五
倍者有之民吞聲而不敢言所謂餘剩者竟不知何
在故民間爭言罷法之便舊法似踈而民悅均其利
於下也今法似密而民怨專其利於下也以愚計之
役之大者莫若觧戶斗庫之類宜别為一項推上戶
有名衆所知者當之而下下戶特為優免其餘一甲

止當一役按里可定不必人人面審騷動一縣蓋面審之際不免詢人人恐重役多方行賄詢之粮塘則賄粮塘詢之里老則賄里老無所不詢則無所不賄故有以富為貧以貧為富有司又從而高下其手名曰均徭實不均之大者也曷若舊法不論而自均乎

或言舊法善矣官府之用不足如之何曰此自為役法耳非為財用設也賦之與役不相涉入如有公用贓罰之類尚多有之必不得已與其豫儲均徭不若別為科派科派多及富右不及貧下也執事體國愛

民之心至矣近效一得之愚亦不自知其可用與否而公以為必可行復詢遠謀足利永世者於此見公之心何如也民間利害未能悉舉而徭役實其大者願公不惑羣議斷而行之符下州縣照里定役一年足二年之用更不許僉餘剩若有餘剩即同贓論如此數十年之害一旦除去吳下人人歡呼相慶不特此也田無重役民皆務本不至輕棄其田而逃亡是本末均利矣然須刊定大榜昭示遠近永為定例不然公去吳之後貪官污吏又將如前之為吳人之弊

吾未知所税駕也近考藏則誌文襄役法一里出銀一兩其輕如此其後知府汪虎變為前例當時尚以為重不知今日流弊至於此極也今役頗增若徵文襄之法雖一里十兩亦甚輕且均也執事以為何如

復巡撫李司空

九重遺使存問邸園今昔人臣之所罕遇而執事餘光之所及也愧荷愧荷治水功完又聞有均田之舉天下無窮之利也百餘年来雖敢議及此者仰羨

瑣碎易搖大家勢族尤多不便故多紛紛之
害亦所濟一二者情上下安之此盤庚數於民田乃在
情之意也如僕之愚亦望少為增損官民不相涉入
荒已墾之尤頗民田仍為二則官田為三則四則輕
者增之不至太多則不怨重者得少減分數亦喜出
望外矣如是定為五六則削去奇零細碎之數易於
查考又前無緣為弊若山蕩歲入望仍其舊為宜稍
增則民難勝矣惟其撥山峯之利施以與民況增其
稅者如歲以其請者積年秋荒坍湖之數補之蓋三

者類多歎隱將兵無奈者其損衆利己亦已久矣此
最不可容者也狂瞽之見不敢不盡亦忠於執事之
職分也經始術焉入城與衆議之

又

僕久伏林下衰病廢隤功名之念灰冷閤下不以其
愚不肖乃以其名上塵
九重聞之惴慄累日自媿虛薄中亦何有而屢玷古
靈之疏詩有之老去師丹多忘事少年之武不如人
誠似之終不堪當世用矣不敢謝亦不敢忘也近

不自揆輙陳吳中利害竊未知閤下以為然否也及賜教督不以其言為迂且將行之為善後經久之計允見不自滿假察納邇言且復下詢永世遠謀僕居山林備見民間疾苦欲陳之而無路幸值閤下有可行之位有能行之才何惜不少竭涓埃以裨海嶽惟公其為民建無窮之基亦且有無窮之聞文襄不得專美於前矣

復郎二泉書

伏覩清朝更化特起老成此正君子彙進之時也

素守雖不可奪而詔旨不可屢違鑿竊為公思之南畿去家不遠而太夫人聞已勿藥茲奉以之官則高義不失而官事亦不廢似兩得之方欲以此意奉問示疏稿讀之詞情懇至乃不知所以為心雖然此奏未上望更思而處之已上恐亦未得俞旨亦當勉副九重惻席之意是孝之大者也病暑忽忽作報言不盡意

與王都憲懋中書

某久伏草野無復當世之才亦無復當世之志往年

得邸報乃若以不肖之名玷古靈之稿非鑿之所宜
蒙也而執事之意則辱矣讀之范然不知何以得塞
於左右久之頗憶於同年故諭德景元座上若有半
面之識而亦不甚了了滋自媿也抑又喜焉喜其不
涉於朋比之私耳雖祁大夫之舉不期叔向之知而
區區之私每深鄉注顧修敬無階焉耳邇遜藩造亂
又聞伏帥義旅以濟王師克成膚功還任臺端亦無
只尺之牘達於左右是果忘之耶其亦叔向不見祁
大夫之意乎使過吳中復承存問乃知高義終不遐

遺於是鉄焉不一報則幾於忘之矣故自號所以如
此冀觀事之際之[illegible][illegible]至　聖明更化羣賢戮力
共致太平執事際可為一時[illegible][illegible]益殫忠赤佐成
一代之盛是亦僕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報一若僕之踈拙自甘
老於林下矣

渡部二泉書

[illegible]紛承
了屈[illegible]遣使臣存問于家切深慚懼若
[illegible]耄矣辱不遺貺儀恩及是重其慙也重其過也
仰　高篇讀之但覺興寄高妙殆難措手

少閒當勉課以呈但恐郢人白雪難爲和耳

與某書

某卧病邱園甘與草木同朽腐忽逢　聖世特遣行人下賁且感且媿具疏謝　恩湲蒙　褒一字爲近侍此實曠蕩之恩人臣之所罕遇也自非審匆之臣推恩何以至此感德無量但自念立朝三十餘年曾無絲髮之補叨忝　恩數過多恐於公議不允故敢具疏辭免伏惟照察下悃至幸

湲部二泉書

僕今春歸自京口即還故山久不及問訊而尔孝履
如宜甚慰甚慰華生来辱手誨且以墓文見屬此意
甚厚而不敢承何也先大夫之德與鄙前既為之碑
復綴以蕪陋之辭不能增益盛德之光而徒起人之
厭雖来諭諄切有王仲舒故事然昌黎海也變化百
出讀者不覺其複如襪線之才止此矣雖勉竭駑鈍
無以復進敢固辭之而華生不諒則又語之曰僕非
介然為高者山澤之人猝然有求亦嘗為之况世之
名公欲昭前人之德不以屬之燕許之筆而以屬不

肰豈可固辭但如前所陳是以聞命而不敢也華生終不見諒則亦無如之何矣黽俛從之而猶望於察此厚幣則終不敢聞命也亦望重察之

與林見素書

北趨召過吳事嚴程峻駐節近郊必傒一見服此高情何能已已往在京師略見顏色自後乖隔三十餘年南北相望欽想風節稜稜巉聳追茲披接容貌詞氣充然粹然所謂不言而飲人以和者邪非特風節之高而已神交千里之外心醉一日之間所得多矣

自古歡治之主不世出老臣許國固無俟區區之贅

也惟倍萬爲　國自愛以副海內之心不宣

王文恪公集卷三十六

白社詩草敘

子美有言詩道江河萬古流也豈欺哉

國朝自北地信陽崛起主盟而歷下婁江六七公並

脩明而光大之自是搢紳
學士始盛之諸子大夫一輩
太常蟬公東之業無不彌
韻語學伊吾謂舍是無以
發抒胸臆聲施來葉云

耳往余辛亥之役需次鍾
人與姑蘇王遵考天台蔡
縡合新安汪平畔縣中蔣
英多荊溪張以登乎君子
以臭味相投遂為清言社

衆芳擷綠聲作玑飛緒六合內外靡所不譚無麗江不樂時遵考革後昌景陲情修爾緣于余心契之悵寸短技窮不能屬和無

何各領一職以去升沉所
數不沒如曩時歡及乙未
遵考與釋會再入都時有
崑山陸元禮攜李賀伯閒
華城高巨父四明袁夫學

後先入社會亭毫染翰灑灑
琅琅璣滿奚囊生寶稱
會訪余西湖之上接而卒業
即品人之偉大都字法於
古橋精于心脫跡蓬壇之外

撰彙成三十有六卷名曰
震澤先生集壽諸棗梨
年深漫漶而先生之曾
孫聞谿公清風偉節異世
同符付歸自承天亦著有鵑

音白社二稿存笥未刊亡
獨文學永照及經葦合梓
之家塾以已丑之後不侫
附公驥尾辱在通家委
之集序而因得卒業焉

大抵文法昌黎而理必本
諸六藝詩宗中盛而調
必主於和平高文典册
國足潤色鴻業旋轉式
徽即一詠一歌亦可陶冶

性情礪世磨俗驟覽之粗浮之氣釋再翫之鄙吝之念銷至三味之則飄飄乎洋洋乎卓如而鶱如悦若侍先生於當日而立朝乎

年弟武林錢憲廉圖維

肅書

賜音自序

始余入潞陽同游蓋有四民部烏酒杯譚麈無不偕也無不適也甫閱月曹君能始南遷報至蓋已深聚散之感矣未幾而胡君汝揚以権関去鄧君汝高視學滇中與能始相繼去舊游在者余與郭君汝德兩人耳入夏郭君又去嶺海波臣亦既蒙戎其裘矣何為是栖栖者歎每聽

驪歌不覺黯然魂銷悵無晨風之翼也爰次前後贈行諸篇附以思歸數語命曰鵑音非徒見一時共事之雅亦庶幾仁者覽之惻然興懷早俾猿鳥脫此樊籠云爾 皆

萬曆己亥孟夏既望 洞庭山樵王禹聲

白社總目

送曹尊生大理之金陵

送同年胡湛宇潯陽視榷便道省覲

送鄧翠屏僉憲督學滇南

又次翠屏投贈韻

送同年郭鶴野還朝四首

枕上吟五首

白社

送陸元禮比部守荆州分州字

賦亭前各一物分竹得雲字

賦得夏雲多奇峰分色字

擬歌行分箋字

送高正夫讞獄江北便道歸嶺南省侍分得
舟字

月下聞鴈得安字

紫騮馬分得飛字

古意分得獨字

長至前十日朝天宮習儀分得宮字

青樓怨二絶同用樓字

賦得長安雪限片月飛壚匹韻

詠燭效齊梁體分寒字

擬自君之出矣二首

長安元夕

鷗音白社總目終

吳趨　王禹聲遵考　著
吳興　朱國楨文寧　訂
雲間　董其昌玄宰　閱

送曹尊生大理之金陵

離筵楚楚柳依依斗酒相看又落暉南國君裁新賦好燕臺我憶故山違春風駟馬于公署明月蘭橈燕子磯臨別殷勤重結襪不堪黃鵠各拚飛

送同年胡湛宇潯陽視榷便道省覲

匡廬萬丈鬱嵯峨彭蠡春深旅雁過此去綵衣爾晝
錦遥看紫氣映鳴珂煙波隱見漁舟晚帆影參差估
客多把臂青衫應濕遍豈堪重聽伯勞歌

送鄧翠屏僉憲督學滇南

屈指離觴又送君天涯雁影幾回分鑑懸秋水滇池
月帳動春風閩海雲鞭弭中原誰左袒驪黃南國定
空羣點蒼山色青如許賦就還憑驛使聞

又次翠屏投贈韻

四牡騤驔慶夜郎獨擕一劍是魚腸持衡好校昆池

戰覽古還披大酉藏褫李春陰初韡〻蕙葭秋色正

蒼蒼美人更隔瀟湘遠悵望南迴幾雁翔

送同年郭鶴野還朝

仙郎新領度支章儤直應含漢署香十道徵求今太

急好將詞賦托長揚

其二

清燈寒夜共圍爐春月閑情酒百壺君去我留岑寂

甚獨看燈月影猶孤

其三

十年踪跡两浮沉此日逢君潞水潯無奈相逢又相
送臨岐回首共霑襟

其四

離筵三唱渭城春君去鶯花入夏新身似潞河堤畔
柳頻將青眼送行人

枕上吟五首

宦拙俄驚漸白頭逢窮興轉寄滄洲寒灰不逐東風
暖歸夢長隨潞水流日落自憐醒對酒春深無奈獨
登樓蕭條旅館誰知己唯有孤衾共敝裘

其二

閒居頻詠舊題詩抵掌猶堪見往時人去赤城空有賦盟寒白社杳無期歸裝贏得玄經在傲骨唯應賀監知同好近來零落甚獨操齊瑟欲何之（長安舊社惟雋李賀伯闇在）

其三

蕭齋寂寞潞河陰猶喜同袍共論心意氣已從觴詠見交情翻為別離深橐中祇有陽春賦篋裏誰憐孤劍吟流水高山人去遠思歸一曲付清琴（時三户部相繼行）

其四

重憶　先朝賜塋年洞庭一曲奠鼇巔春来薇蕨埋山徑湖上波濤繞墓田伏臘幾番勞夢寐関河長為隔風烟遥憐松檟凋零甚况復蹉跎寒食天

其五

闔閭城下是吾廬猶有平泉片石餘五畝自堪供釣弋数椽良可貯琴書蒯緱不減魚腸色獨鶴應隨使者卓稚子候門遥憶汝牽衣何日慰離居

終

吳趨　王禹聲遵考　著
吳興　朱國禎文寧　訂
雲間　董其昌玄宰　閱

送陸元禮比部守荊州分州字 集蔡稺含宅

畫熊千騎向荊州江漢湯湯澭上流尚憶故人初入洛每裁新句共登樓白雲無恙儒郎去赤壁誰從楚客遊惆悵我來君獨往夜闌何必問更籌

賦亭前各一物分竹得雲字 集高正父宅

翠篠生湘浦誰移近白雲窺簾月影碎當戶鳥鳴聞
簡授梁王苑竿授渭水濆絳冠聊自適倚杖對南熏

賦得夏雲多奇峰分色字 集袁君學宅

盛夏臨北窗長松聊偃息巑岏結層霄當窗來秀色
諸峰互吐吞列嶂競出沒島嶼間樓臺蔽虧炎曦匿
我欲駕赤虬憑虛縱登陟須臾熏風來長空淨如拭
固知陵與谷變態亦倏忽此道本巖阿浮雲乃長物

燕歌行分笙字

長安孤月半輪明征夫遠戍逢婆城古來離別難為

情况復蕭條朔思生寒蛩東壁切切鳴不堪墻外砧杵聲感君獨宿涕泗零夢回桃席光熒熒起視銀河天半横枝頭隻鳥栖不驚念我獨兮憂傷并安得沙塲烽燧清腰縣鵲印纓胡纓鴛鴦為被台歡成與共相對笙調笙

送高正父讞獄江北便道歸嶺南省侍分得舟字　集蔡稀今宅

漢廷欽㢋獄使者出爽鳩高隼横秋迅疎砧徹夜幽法星臨楚尾行色動吳鈎郭外濤声落山中桂樹秋

浮槎八月下征旆五羊枚幾載雲為署今朝錦作遊
明珠還舊浦海燕識歸舟白社看寥落朱方莫滯留

月下聞雁得安字 集袁君學宅

胡鴈鳴秋朔氣寒尚依明月到長安應憐毛羽冰霜
悴似訴關山道路難客子音書頻斷絶故園萸菊半
凋殘遥天目送歸飛影知落蘆花何處灘

紫騮馬分得飛字

宛馬久不至驛騮應見稀乍疑煙燧起忽逐電光飛
嗚為胡笳動驕緣塞艸肥臙脂山下過血汗點征衣

古意分得獨字 集蔡辨含宅

薊北多浮雲雲中下婁鶩頭言問婁鶩我征胡一不復苜蓿青如何靡蕪幾度緑昨暮尺書至將軍出上谷生還禾云期歸計焉能卜顧此盈尊酒舉觴當誰屬有時夢君還倉皇理膏沐夢回明月光依然照孤獨

長至前十日朝天宮習儀分得宮字 集表湣學宅

蓬萊佳氣藹葱蘢贊拜遥看引上公日至卿雲傳太史陽回玉律肆歌工旌旂曉涵瑶臺月環珮春生黍谷風莫道君門天萬里玉皇元在蕊珠宮

青樓怨二絶同用樓字

霓裳舞罷按梁州日日笙歌醉玉樓一去邯鄲今十載書來又報錦城遊

銀箏玉腕鏡風流俠客春遊處處樓蕩子不來天又暮合昏花晴使人愁

賦得長安雪限片月飛壚四韻

長安佳氣何葱蒨層樓阿閣參差見同雲靉靆帝城頭凜冽西風凝作霰穿簾入戶太輕狂罥棟緣甍任撩乱夢回蛺蝶晝蘧蘧凍拆梨花飛片片梨花蛺蝶

淡芳菲點綴寒光上客衣蹁躚天外霓裳舞飄忽空中疋練飛萬户夜嶷金闕曙千官寒照玉珂歸但見朱門皆白屋誰知粉署摠黃扉倏忽冰輪掛踈檝藍田萬頃清光發瑶華直射玉毫寒素質不隨蟾影沒五更七貴競良宵浮白呼盧歡未歇走馬何来輕薄兒瓊瑶踏碎章臺月章臺柳絮尚縈紆謝女才情今在無竆巷無人問車轍深宮也自映金鋪何處才人能取酒誰家少婦獨當壚都將楚國陽春調付與梁園子大夫

詠燭效齊梁體分寒字 集賀伯閣宅

乍見龍銜照宜將月並看樹底宵疑晝風前淚不乾
檢書燒漸短刻韻和應難流螢暗中度紙覺畫屏寒

擬自君之出矣二首

自君之出矣無復理容華思君如車轂輾轉到天涯

其二

自君之出矣羣芳誰共擷思君如轆轤宛轉長不絕

長安元夕 集蔡稱含宅

歲歲青陽開紺宇長安樂事那堪數夜夜和風拂画

室朝朝淑氣臨朱户辛盤綵勝競相遺倏忽流光到
三五尋常三五對嬋娟此夕清暉倍可憐皎皎冰輪
鐙共燦亭亭火樹月同懸七寶蓮花花吐燄五枝青
玉玉生煙恍疑鮫室来燕市别有繁星麗半天是時
車馬紛相屬是時簫鼓声相續銀橋高起蓋侯家鐡
鎖光連韋氏曲驃騎門前鰲駕山平陽主第龍銜燭
紅雲紫霧映樓臺魚鑰金鋪徹夜開共看寶月明于
晝共賞華鐙去復回佳人隊隊歌金縷公子翩翩醉
緑醅緑醅金縷歡無極忽听城頭起長笛梅花吹落

數声中行過西園又南陌誰家年少羽林郎金鞍玉勒紫絲繮天街看罷魚龍戲挾斜還入鬪雞塲瞥見香車擁珠翠遊遍画橋一十二人問鐙火漸闌珊還從太乙祠前去參横斗轉玉繩低遊子歸來路欲迷羅綺餘香滿大隄蹈歌連袂相扶携為憐帝里風光好肯惜良宵醉似泥

終